

《双轨叙事：重新解读针灸传入美国的历史——从赖斯顿到杨振宁》

作者：于家山



五十年来,当中医针灸在美国从「东方奇术」逐渐发展为受人尊敬的补充与替代医学时,我们似乎只记住了一个故事——一个关于《纽约时报》著名记者詹姆斯·赖斯顿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也是必要的。但今天,我必须指出,这仅仅是历史的「表层」。

在研究中,我发现这个「单一叙事」严重简化了历史,它掩盖了另一条平行、且在政治层面更为关键的「精英路线」。如果我们忽视了这条线,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医针灸能如此迅速地突破美国政府和主流医学界的封锁。

事实是,中医针灸的传入是一个「双轨叙事」,它依靠的是两股力量:

赖斯顿(James Reston):大众舆论的「引爆者」以及杨振宁(Chen-Ning Yang):科学与政策的「认证者」。

民间线:赖斯顿的「轰动」

我们必须承认赖斯顿的功劳。他于1971年7月26日在《纽约时报》发表报道《Now, About My Operation in Peking》,这是中医针灸在美国的第一次舆论级「引爆」。

他的身份——美国最权威的记者——以及他的亲身经历:在阑尾术后通过中医针灸缓解疼痛,让数百万美国人第一次认识了「Acupuncture」这个词。他创造了

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民众好奇心。

但赖斯顿的贡献也仅此于此。他提供的是「个人体验」,而非主流医学界要求的「科学证据」。在冷战高峰期,美国主流医学界(以美国医学会AMA为代表)与联邦行政部门普遍将「红色中国」视为威胁,一名记者的奇闻轶事根本不足以成为政策依据,也不可能促使NIH等联邦科研机构介入研究,或让针灸进入国家医疗政策的视野。

在美国,医疗执业是否合法属于各州权力,各州固然可以自行立法允许针灸师执照化,但这仅代表「职业可以存在」,并不等于「进入主流医疗体系」。要让针灸从唐人街的民间实践走向制度化医疗,最终仍必须得到联邦层面的承认——包括外交观察、科学研究资助、退伍军人医疗体系、乃至后来Medicare、NIH、FDA等机构的态度。

因此,赖斯顿的报道只能引发大众舆论,却无法推动制度结构的改变;真正让针灸从「东方奇术」成为「美国医疗体系可讨论的技术」的,是其后出现的高层见证、科学权威背书与联邦政府的正式介入。

精英线:从杨振宁到尼克松的「权威认证链」

这才是历史的关键另一半,也是针灸突破体制壁垒的核心力量。

第一环:杨振宁的科学背书

在赖斯顿引爆大众舆论后57天,杨振宁教授于1971年9月21日在他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UNY Stony Brook)发表题为《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的公开演讲。

在演讲后一个月,石溪分校中文校刊《石溪通讯》在1971年10月22日第2期,将演讲内容全文中译刊登于头版。

头版大标题为毛泽东诗句,分两行排印: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大标题下的小标题明确标示:杨振宁先生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印象中文译全文

杨振宁在演讲中,详细描述他亲眼见证的针刺麻醉实例。这些证据层级远高于赖斯顿的「术后止痛」。杨振宁的诺贝尔奖得主身份,为这一现象提供了顶级的「科学背书」。

第二环:尼克松访华与「医疗外交」的实证

杨振宁的报告,促使「医疗科技交流」成为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的重要议程。其中,针刺麻醉的展示成为「医疗外交」的关键环节。

时任美国总统医生沃尔特·R·特卡奇(Walter R. Tkach)作为代表团成员,在北京实地观摩了为外宾

安排的针刺麻醉项目。历史资料表明,特卡奇于1972年7月在《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发表题为《我见证针灸见效》("I Watched Acupuncture Work")的文章,阐述了他的观察结论。

作为总统医生的专业身份,使他的见证具有特殊公信力。这份来自西方医学权威的第一手报告,为美国主流医学界认识针灸提供了重要参考,推动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等机构对针灸展开系统性研究。

历史为何会「跑偏」?

我们已经还原了「双轨叙事」。但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五十年来,美国中医针灸界会选择性遗忘杨振宁与尼克松访华的「精英线」,而只记住赖斯顿的「民间线」?

答案其实十分现实:

(1)华裔社区的政治阴影
当年在美国从事中医的华裔族群,多是国共内战或冷战背景的移民。杨振宁和尼克松访华对中国成就的赞扬,带有他们内心深处难以抹去的政治阴影,因此形成了刻意回避与「选择性失忆」。

(2)市场叙事决定历史叙事
赖斯顿的故事简单、有戏剧性、与患者需求直接相关。

杨振宁和特卡奇的故事复杂、学术、且带有浓厚的政治与外交色彩。



市场自然选择前者,遗忘后者。

(3)针刺麻醉的「尴尬命运」
它原本是打开美国大门最关键的「敲门砖」。但在大门打开后,这个「敲门砖」本身在美国的临床实践中却被几乎完全抛弃。

双轨起源塑造今日美国针灸业态

赖斯顿的遗产:市场线催生了数以万计的「持照针灸师」群体,是市场导向的行业主力。

杨振宁的遗产:科学与体制线催生了「医学针灸」、NIH的研究体系,以及被主流学术医院接纳的针灸门诊。

历史的全貌是赖斯顿用他的新闻报道,踢开了中医针灸进入美国社会大众的大门;

杨振宁用他的科学权威,为针灸进入美国政府和科学殿堂提供了「通行证」。

尼克松访华及其医生的见证,则是用最高级别的政治外交行动,将这张「通行证」盖上了官方印章。

没有赖斯顿,中医针灸在美国的普及可能会晚很多年;但没有杨振宁和尼克松访华的推动,中医针灸很可能永远无法跨过美国主流医学界和政府的门槛,只会停留在「唐人街的奇术」。

这,才是1971年中医针灸传入美国奇迹的完整真相。

